

编者按：美洲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与中华文明具有相似性。考古学界还有环太平洋的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观点。中国考古学家在美洲中部地区的考古发掘，不仅揭示了玛雅文明的丰富内涵，也深化了我们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本刊本期刊发2篇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古发掘简报、2篇研究论文，涵盖了美洲中部地区从史前时期到古典时代的考古发现，涉及建筑、宗教、社会结构、经济活动等多个方面。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展现了该地区古代文明的独特面貌，为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 北侧建筑墓葬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

关键词：洪都拉斯 科潘遗址 贵族居址 北侧建筑墓葬 古典时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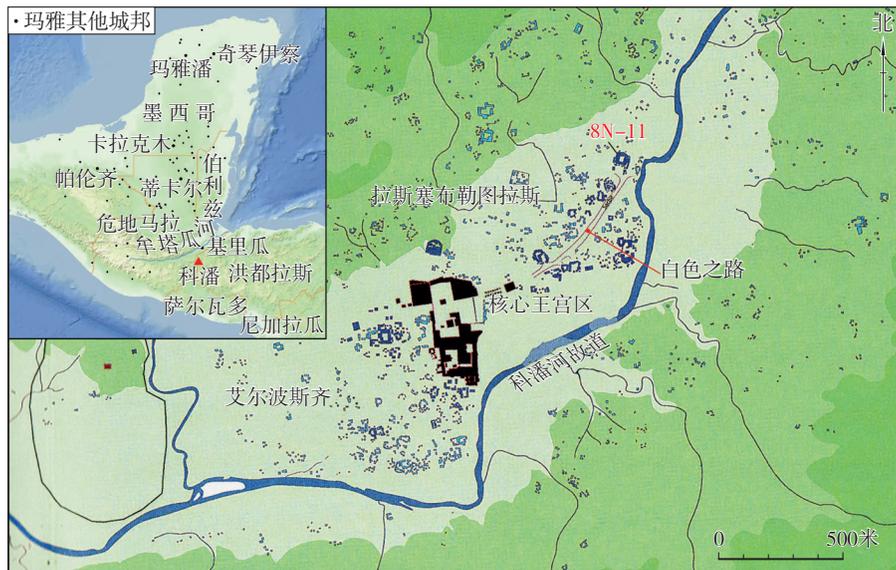
KEYWORDS: Honduras Copan Site Elite Dwelling Site Northern Structure Tombs Late Classic Period

ABSTRACT: During excavations of the northern structure within elite dwelling 8N-11 by the Copan Work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5 tombs were uncovered, including three large and 12 smaller tombs. These tombs are predominantly foundational burials dating to the Late Classic period, corresponding to the reigns of Copan's 12th through 16th rulers. This excavation provides critical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Maya elite mortuary practi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odes of the northern structure, and discussion of elite identity and hierarchy at the 8N-11 dwelling site, as well as the function and nature of the northern structure.

一、遗址简介和发掘概况

科潘是玛雅文明东南部的重要城邦，其控制范围大致包括今洪都拉斯的科潘河流域和危地马拉的伞塔瓜河中游地区。作为都城

的科潘遗址，位于科潘河流域最大的科潘谷地内，西南距洪都拉斯科潘省科潘墟（Copan Ruinas）镇约1公里。遗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仪式大广场及王宫组成的核心区（Main Group），二是位于核心区西南的贵



图一 科潘位置示意及科潘遗址 8N-11 号贵族居址位置图

简称为T3^[3])的资料已发表^[4]。这些墓葬分属于不同时期，且层位清晰，它们的发掘对于我们了解玛雅贵族的埋葬习俗、北侧建筑的营建过程及方式，探讨 8N-11 号居址贵族的身份等级、北侧建筑的功能性质等

族居住区——艾尔波斯齐 (El Bosque)，三是位于核心区东北的贵族居住区——拉斯塞布勒图拉斯 (Las Sepulturas)。

8N-11 号贵族居址位于拉斯塞布勒图拉斯的最北端，与核心区之间有一条“白色之路” (Sacbe) 相连，是一处封闭的方形院落 (图一)。20 世纪 80 年代，威廉·费什 (William Fash) 和艾薇琳·拉特蕾 (Evelyn Rattray) 分别在 8N-11 号贵族居址内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其中拉特蕾在北侧中央建筑 (70C) 的台阶之下发现了 2 座墓葬^[1] (本文编号为 T00、E00)。

自 2015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 8N-11 号贵族居址进行了全面发掘。至 2020 年，发掘工作已基本完成，部分建筑的资料已发表^[2]。隧道式解剖发掘表明，8N-11 号贵族居址建筑共经历了四大发展阶段，从早到晚依次为第 V 层建筑期、第 IV 层建筑期、第 III 层建筑期、第 I 层建筑期 (第 II 层建筑为建筑 70C 中发现的一处临时结构)，其中第 V 层建筑是土木结构，其余各层均为石砌建筑。

在发掘北侧建筑的过程中，共清理 15 座墓葬 (附表)，其中 3 号大墓 (Tumba 14-1-3，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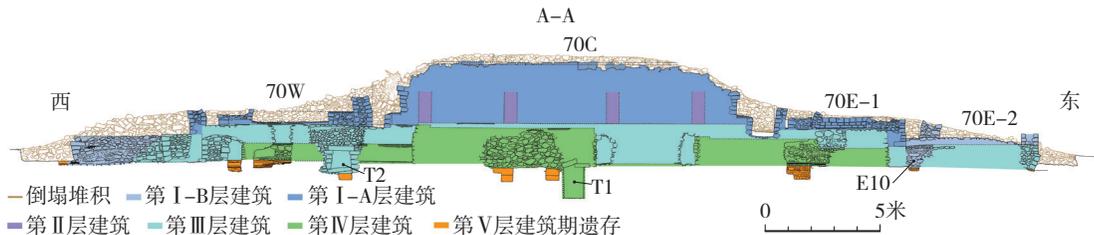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现将 8N-11 号居址北侧建筑墓葬的发掘收获简报如下。

二、8N-11 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的营建过程

玛雅建筑多有复杂的建造过程，玛雅人会先拆除旧建筑，再重建新建筑。通常在重建新建筑前，会用人牲奠基。另外，玛雅人常将去世的家庭成员埋在居址之下或附近，以至于从未发现严格意义上的墓地^[5]。因此，一座晚期建筑内部往往覆盖数层早期建筑及墓葬。故有必要简要介绍北侧建筑的营建过程，以说明不同时期墓葬与建筑之间的关系^[6] (图二)。

第 IV 层建筑是 8N-11 号贵族居址最早的石砌建筑。在居址北侧，首先修建石室墓 T1 及其以北 0.5 米处的陶器坑，作为第 IV 层建筑的奠基。其次，在 T1 及陶器坑上，修建两座东西并列、各带一座低矮平台的台基。最后，在两座台基上分别建造一座房屋 (见图二；图三)。

第 III 层建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院落最终形成完全封闭的空间，仅南侧有一个入口。就北侧建筑而言，首先拆除了第 IV 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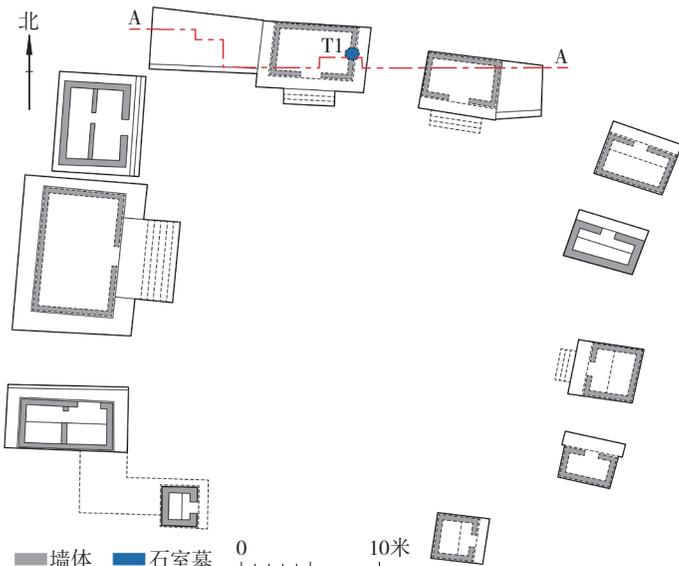
图二 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剖面图（A-A剖面位置见图三至图六）

建筑及部分台基。其次，在第IV层建筑期的西侧低矮平台上修建大墓T2的墓室，且紧贴该平台的北墙埋入石围墓E5；同时，紧贴第IV层建筑期东侧台基北墙埋入土坑墓E7，并在E7以北约1.5米处埋入土坑墓E8。然后，重建北侧台基，东西连成一体；在修建新台基的过程中，于T2上方留有一个出入口。最后，在新台基上建造三座建筑。值得注意的是，T2在第III层建筑期被反复使用（见图二；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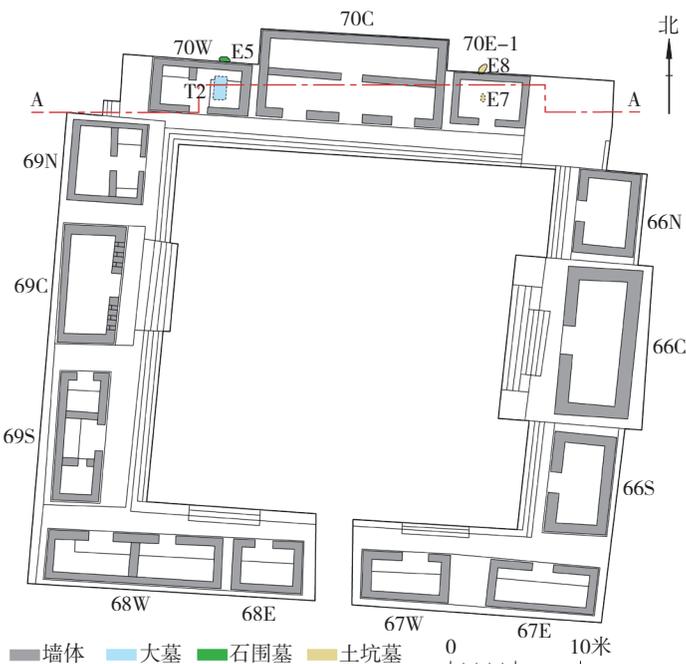
第II层建筑是70C中的一处临时性结构，为南北两排共8个碎石砌柱，此不赘述。

第I层建筑是最晚阶段的建筑，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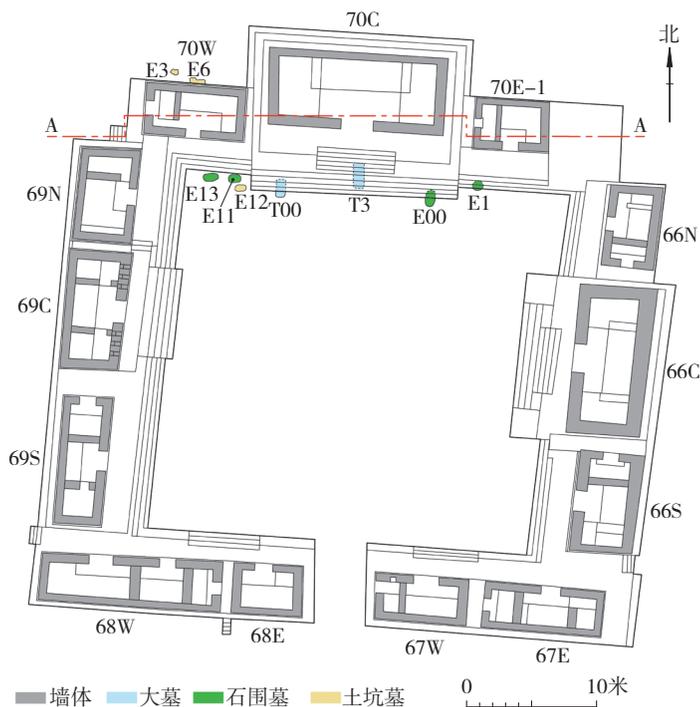
就北侧建筑而言，早段（I-A）时，首先拆除第III、II层建筑及部分台阶，并在拆除的台阶处分别建造大墓T3和石围墓E1；同时，在第III层建筑期的广场上埋入大墓T00和石围墓E00；以这些墓葬作为第I层建筑的奠基。其次，向南北两侧扩建台基的中央部分，整个台基呈“中”字形布局。再次，在台基上新建三座建筑，分别编号为70C、70E-1、70W。新建70W之前，在其台基北墙下埋入两座土坑墓（E3、E6）作为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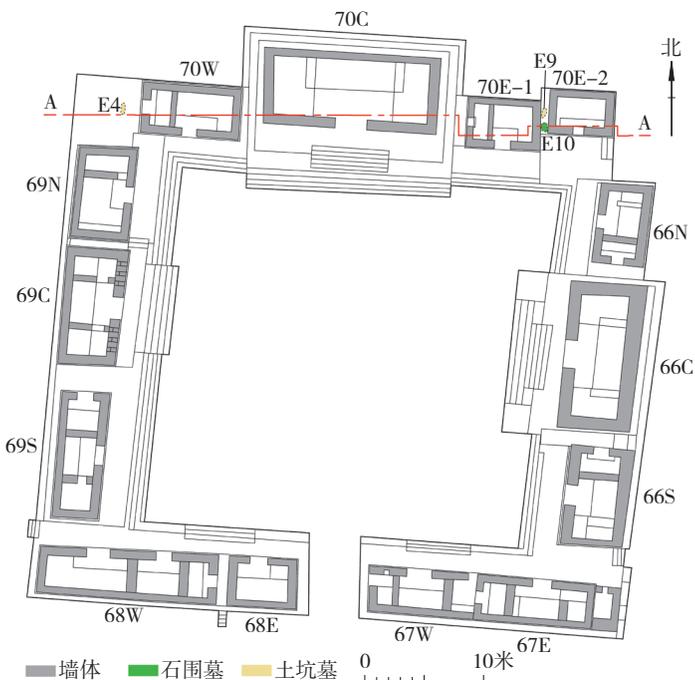
图三 第IV层建筑期北侧建筑及墓葬位置图（剖面A-A见图二）



图四 第III层建筑期北侧建筑及墓葬位置图（剖面A-A见图二）



图五 第I层建筑期早段(I-A)北侧建筑及墓葬位置图(剖面A-A见图二)



图六 第I层建筑期晚段(I-B)北侧建筑及墓葬位置图(剖面A-A见图二)

墓。最后，在70W前的广场上埋入三座墓葬（E11~13）作为奠基，并在其上涂抹第I

层建筑期的广场白灰面，将墓葬覆盖（图五）。

晚段（I-B）时，北侧建筑未发生大的改变。先在早段（I-A）台基西墙下埋入土坑墓E4作为奠基，新建一座小平台，使北侧台基与西侧台基连成一体。同时，紧贴70E-1东墙埋入土坑墓E9和石围墓E10作为奠基，而后向北扩建早段的低矮平台。最后，在该平台上新建70E-2（见图二；图六）。

三、第IV层建筑时期墓葬

第IV层建筑时期，北侧建筑仅发现1座石室墓（T1），是8N-11号贵族居址年代最早的墓葬（见图三）。

（一）墓葬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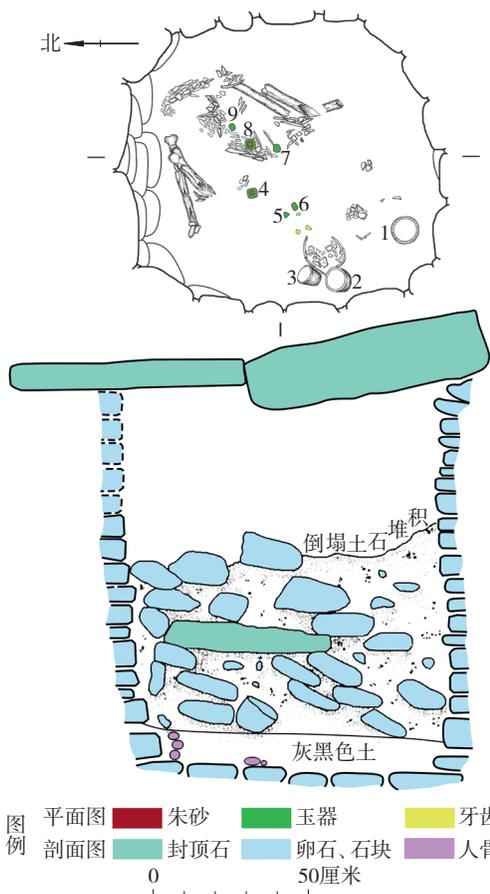
T1墓室平面近不规则圆形，南北长约1、东西宽约0.9米；墓底铺设卵石，墓壁以16~20层卵石和不规则石灰石块砌筑而成，高约1.2米。墓顶以三块封顶石封盖，其中一块因西侧墓壁倒塌而掉入墓室中，封顶石厚0.08~0.2米（图七）。

墓室内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西侧墓壁倒塌而形成的土石堆积，厚0.5~0.7米，堆积内石块略由西向东倾斜。下层为灰黑色土，土质疏松，厚约0.1米，应是在西侧墓壁倒塌前，由水流冲积而形成的墓内填土。

（二）人骨情况

人骨保存一般，头骨位于墓室西南部，其余躯干骨骼集中于东北部，与头骨有一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墓葬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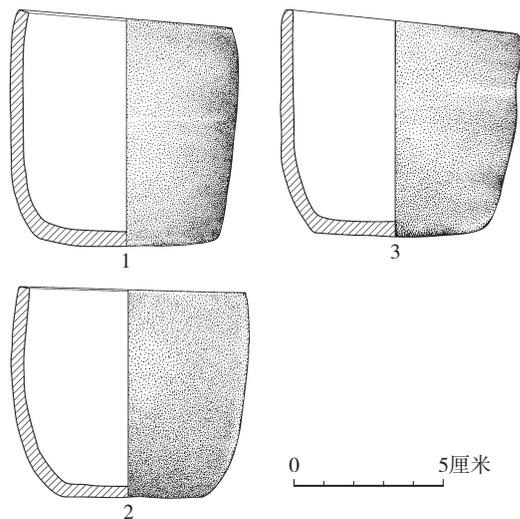
图七 T1平、剖面图

1~3.陶杯 (Op14/1: 166、171、172) 4、8.玉耳珰 (Op14/1: 167、179) 5~7、9.玉串饰 (Op14/1: 168、169、178、181)

距离。躯干骨骼分布范围内，中间为脊椎、肋骨等，两侧为肢骨等长骨。另外，墓室内随葬的6件玉器中，2件耳珰和2件串饰位于躯干骨之上及其附近，2件串饰位于躯干骨和头骨之间，从大小、装饰来看，这4件玉串饰应为同一件项饰。

据此可知，墓主下葬时，背靠东北墓壁，呈坐姿状，面朝西南。在白骨化后，除头骨滚落至墓室西南部外，其上半身骨骼和饰品则自然掉落在下肢骨附近。

据人骨形态和牙齿的磨损程度判断，墓主为年龄小于35岁的年轻女性，其颅骨前额上可见斜向扁平式的颅骨变形。锶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墓主并非科潘本地人，可能来自佩滕地区或洪都拉斯中北部地区。



图八 T1出土陶杯

1~3.Op14/1: 171、166、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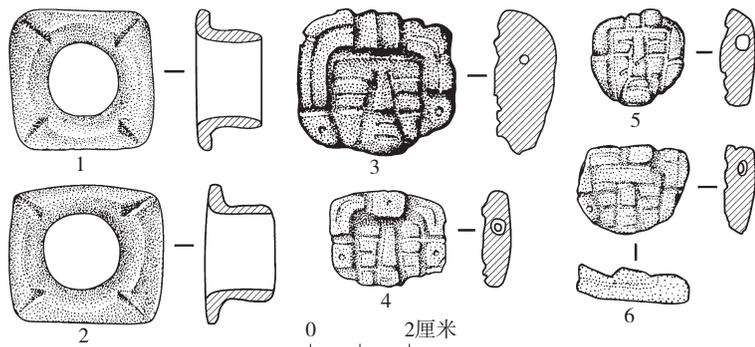
(三) 随葬品

共9件，包括陶器3件、玉器6件。

陶杯 3件。泥质棕褐陶。口微敛，方唇，平底。唇沿上涂红彩，器表素面。Op14/1: 166^[7]，位于墓室西南角，距墓主头骨约0.15米。弧腹近直。口径7.6、底径4.7、高7、壁厚0.45厘米（图八，2）。Op14/1: 171，位于墓主头骨处。近直腹，近底部稍内收。器表有黑色斑点。口径7.1、底径约6、高7.3~7.9、壁厚0.4~0.5厘米（图八，1）。Op14/1: 172，位于墓主头骨左侧。近直腹，近底部稍内收。器表有少量黑色斑点。口径7.8、底径5.7、高6.8~7.6、壁厚0.4~0.5厘米（图八，3）。

玉耳珰 2件。出自墓室中部，位于股骨之间。碧绿色。形制基本一致。整体呈喇叭状，前端为圆角方形，后端为圆柱状耳栓，中间有一圆孔前后贯通。前端正面四角各有一道刻槽，四道刻槽与中间圆孔共同构成“十字花”的形状。圆孔内壁涂有朱砂。Op14/1: 167，前端正面长2.9、宽2.8厘米，后端外径约1.9厘米，通长1.3、圆孔直径约1.4厘米（图九，1；图一〇）。Op14/1: 179，前端正面长3.1、宽2.8厘米，后端外径1.9厘米，通长1.4、圆孔直径约1.5厘米（图九，2）。

玉串饰 4件。Op14/1: 181、178位于



图九 T1出土玉器

1、2.耳珥 (Op14/1 : 167、179) 3~6.串饰 (Op14/1 : 178、168、169、181)



图一〇 玉耳珥
(Op14/1 : 167)

图一一 玉串饰
(Op14/1 : 169)

图一二 玉串饰
(Op14/1 : 178)

肋骨等躯干骨之上, Op14/1 : 168、169位于躯干骨与头骨之间。均呈不规则的片状, 侧面有一穿孔, 正面及背面较平。正面刻有一浅浮雕人面, 头戴冠饰, 多佩方形耳珥。浮雕人面表现玛雅“阿豪”(Ajaw, 领主)的形象。因此, 这4件串饰应属同一件项饰, 表明墓主等级较高。Op14/1 : 168, 中间为碧绿色, 四周为乳白色。长2.4、宽1.9、厚0.6、孔径0.15~0.35厘米(图九, 4)。Op14/1 : 169, 大部分为碧绿色, 少部分为乳白色。长1.9、宽1.9、厚0.7、孔径0.15~0.3厘米(图九, 5; 图一一)。Op14/1 : 178, 浅绿色。长3.2、宽2.9、厚1.2、孔径0.2~0.4厘米(图九, 3; 图一二)。Op14/1 : 181, 大部分为乳白色, 仅正面有一抹浅绿色。长2.2、宽1.8、厚0.6、孔径0.1~0.4厘米(图九, 6)。

四、第Ⅲ层建筑时期墓葬

第Ⅲ层建筑时期, 北侧建筑共有墓葬4座(见图四), 其中大墓1座(T2)、石围

墓1座(E5)和土坑墓2座(E7、E8)。

(一) 大墓

仅1座(T2)。T2的建造和使用过程较为复杂, 根据其层位和结构, 推断营建过程如下。(1)在第Ⅳ层建筑期的西侧低矮平台上, 下挖墓圪。(2)在墓圪底部举行奠基仪式, 埋入一个头骨及数件玉器。

(3)以石板铺设墓底, 并依托墓圪壁, 以凝灰岩切割石砌筑墓室。(4)将第一位墓主及其随葬品放入墓室中。完成葬礼后, 以五块南北排列的长条形封顶石封闭墓室。(5)建造

第Ⅲ层建筑的台基, 并在墓室上方用卵石砌出一个近长方形的空间, 作为墓室的入口, 其南、北壁分别压在南、北两侧的封顶石之上。

(6)在台基之上建造新建筑。该建筑东墙正压在T2入口东壁上。推断入口部分曾以木板或可移动的石板覆盖, 平时作为地面使用。

(7)此后一段时期内, 墓室被数次打开, 并葬入新的墓主。(8)以卵石和碎石块填充墓室入口, 直至与第Ⅲ层建筑时期的地面平齐。再沿东壁建造一座石榻, 将T2部分压在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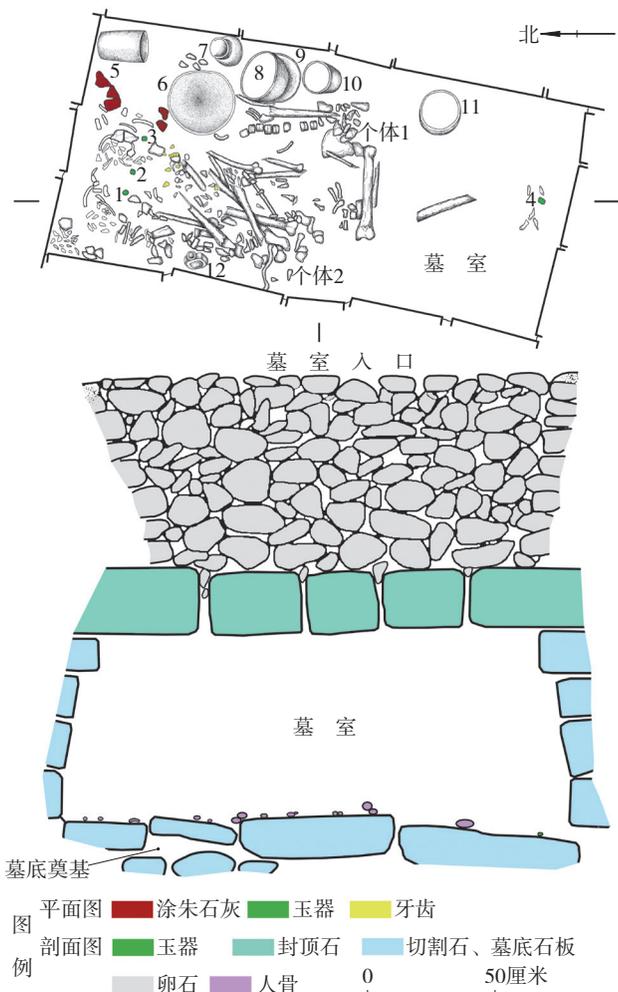
1.墓葬结构 T2的结构可分为入口和墓室两部分。墓室入口平面为东西向的长方形, 坑口长2.36、宽1.75米, 坑底长1.88、宽1.34米, 坑深0.75~0.82米; 壁面由7~10层卵石砌成, 坑壁略斜。西壁底部有一台阶状结构, 高出墓室封顶石约0.2米(见图二; 图一三)。

墓室由切割石错缝砌筑而成, 整体呈东北-西南向的长方形, 方向约为12度。墓底铺设南北排列的四排石板, 其中由南往北数第1、2排均为整块的大石板, 第3、4排分别



图一三 T2墓室入口（上为北）

由两块较大石板和三块小石板组成。头骨所枕的石板上有涂红的石灰痕迹。墓底长1.95、宽0.95米，墓室高0.7~0.8米。墓壁由四层切割石砌成，切割石厚0.12~0.2米；自下而上逐层内收，其中第3层比第1层内收约0.06米，第4层比第3层内收约0.08米。墓顶由南北排列的五块条石封顶，封顶石长约1.12、厚约0.23米。因南北两块封顶石压在入口坑壁之下，其宽度不详，中间三块封顶石宽0.28~0.35米（图一四；图一五）。



图一四 T2平、剖面图

1~4.玉串饰 (Op14/1:190、189、182、183) 5、10.陶杯 (Op14/1:177、174) 6.陶三足盘 (Op14/1:176) 7.陶罐 (Op14/1:185) 8、11.陶碗 (Op14/1:175、173) 9.陶盘 (Op14/1:184) 12.陶瓶 (Op14/1:186) (个体3、4是后期整理时区分出的)

2.人骨情况 人骨保存较差，且堆放较杂乱。从残存人骨来看，墓内至少埋葬4个个体，其中个体1和个体2保存较完整，个体3和个体4则受到严重的扰动。

个体1靠近东壁，头骨位于北壁下方，已成碎片。椎骨和盆骨的解剖学位置基本正常。肋骨基本不存，但其碎片多集中于椎骨的西侧。右侧尺骨和桡骨位于胸前，其上端均朝下。据此推断，个体1头朝北，面向西侧卧，四肢屈曲于胸前，为屈肢葬。在两颗牙齿上见有镶嵌玉石的行为。个体1为50~60岁的成年男性，身高约1.69米。

个体2紧贴西壁，头骨位于北壁偏西处。人骨未经大的扰动，其中肋骨、椎骨及盆骨的解剖学位置正常，右侧肋骨部分压在椎骨和左侧肋骨之上，右侧肱骨位于肋骨的左侧，股骨仍与盆骨相连。据此推断，个体2头朝北，面向东侧卧，为屈肢葬。个体2为30多岁的成年男性。

在个体1和个体2之间，还残存较多已不符合正常解剖学位置的人骨，仅能识别出两个不同个体（个体3和个体4）。T2内人骨主要集中在墓室的北部，因此个体3和个体4原本可能也是屈



图一五 T2墓室(上为北)

肢葬,但因受到严重扰动,导致两个个体的人骨混在一起。当然,也不能排除个体3和个体4为二次葬的可能性。个体3为50~60岁的成年女性,个体4的性别、年龄等信息则无法判断。

个体1和个体2的人骨相对完整,未见有大的扰动,均为一次葬。而个体3和个体4的部分人骨压在个体2人骨之上,紧邻个体1人骨,与个体1不存在明显的互相叠压关系。据此推断,T2内的4个个体可能并非同时入葬的,其下葬过程如下。(1)墓葬建成后,首先紧贴西壁埋入个体2,并在其背后放入1件陶瓶作为随葬品。(2)一段时间后,重新打开墓葬,葬入个体3和个体4。(3)最后在葬入个体1时,将个体3和个体4的人骨推向西侧,以腾出更多的空间,随后放入7件陶器作为随葬品。(4)最后彻底封盖墓葬。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入口西壁上留出一级台阶的必要性,以方便重新进入墓葬。

3.随葬品 共12件,包括陶器8件、玉器4件。其中陶瓶(Op14/1:186)位于个体2身后,陶杯(Op14/1:177)位于墓室东北角,陶碗(Op14/1:173)位于墓室东南部,其他5件陶器均置于个体1身后。个体1头骨附近出土3件玉串饰(Op14/1:182、189、190),应是个体1所戴项饰或头饰;另有1件玉串饰(Op14/1:183)出自墓室南壁附近,或是被扰动所致。

陶碗 2件。泥质陶。敛口,尖圆唇,弧腹,平底。Op14/1:173,浅黄色陶。器表有黑、红色彩绘,由腹部一周宽约0.5厘米的黑带将图案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两组条带状装饰,一组为近口沿处宽约1.1厘米的红色条带,其上下边缘分别有一周宽约0.3厘米的黑色细线条;另一组为宽约2.2厘米的纹饰带,其上下边缘分别有一周宽约0.25厘米的红色细线。纹饰带内主体纹饰由两两一组、均匀分布的两种图案构成,一种图案类似于花朵的形状,由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红色圆点和其周围的数个小圆点构成,另一种图案类似于植物状,由一个黑色的弧形图案包裹一“几”字形红色条带组成。下半部分装饰18条红色竖条带,条带宽1~2厘米,各条带上端间隔0.4~0.6厘米,下端则相交于器底,似花瓣状。口径15.4、底径6.3、高11.1、壁厚0.42厘米(图一六,1;图一七)。Op14/1:175,橙色陶。器表上半部有红、黑色彩绘。口沿内、外壁分别有一周宽约1.3厘米和1.7厘米的红色条带,口沿外壁红色条带下有一周宽约0.2厘米的黑色细线,其下为一周八个整体近“八卦”形状的图案和两周宽约0.25厘米的红色线条;图案外框为黑色椭圆形,其内涂红,被一条黑色波浪线分成左右两半。口径17.7、底径6.2、高11.9~12.1、壁厚0.4~0.65厘米(图一六,2;图一八)。

陶杯 2件。泥质陶。直口,尖圆唇,直壁,平底。Op14/1:174,浅黄色陶。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墓葬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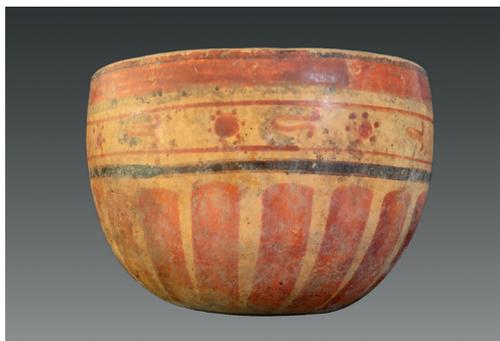


图一六 T2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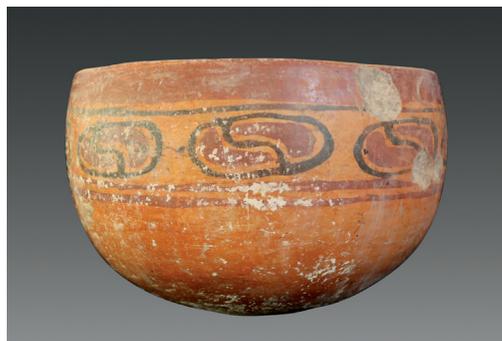
1、2.碗 (Op14/1 : 173、175) 3.瓶 (Op14/1 : 186) 4、5.杯 (Op14/1 : 174、177) 6.盘 (Op14/1 : 184) 7.
 罐 (Op14/1 : 185) 8.三足盘 (Op14/1 : 176)

表有红、黑色彩绘。口沿内、外壁各有一周红色条带，其中内壁宽约1.1厘米，外壁宽0.58~0.85厘米。口沿外壁红色条带下有一周八个带椭圆形外框的黑色“十”字形 (Kan)

图案，图案大体可分两类：一类的外轮廓为单线条，在“十”字形图案的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个黑色圆点，构成五点排列式图案；另一类的外轮廓为双线条，其内“十”字形



图一七 陶碗 (Op14/1 : 173)



图一八 陶碗 (Op14/1 : 175)

图案右半部缺失，近“T”形。“十”字形图案带下方有宽0.5~0.75厘米的红色条带和宽0.7~0.9厘米的黑色条带各两周，各色条带之间间隔0.2~0.4厘米。外壁下半部为红色和黑色交替的垂直色带各四组，其中黑色条带宽0.65~1.2厘米，三条为一组；红色条带中两组由一条宽带和两侧的细带组成，另两组则由两条宽带和三条细带交替组成，宽带宽1.5~2.8、细带宽0.3~0.6厘米。口径11.7、底径约10.4、高14、壁厚0.5厘米（图一六，4；图一九）。Op14/1：177，橙色陶。器表有黑、红色彩绘。口沿外壁以黑色为背景，绘制由九组图案组成的纹饰带一周，各组图案之间由两条黑色斜线分隔，其中八组由三个圆圈组成，圆圈内均有一个黑点，呈“品”字形或倒“品”字形排列，构成了类似于玛雅文字“Ajaw”的样式；另一组仅由两个圆圈组成。口沿纹饰带下方为一周宽0.9~1厘米的红色条带，其下器壁以黑色为背景，在留白处绘制四个两两相似、交替分布的大型图案，其中一类图案是在留白的圆圈内以两条黑色细线绘制圆形轮廓，轮廓内绘制玛雅文字“Ajaw”，其周围缀以棕黑色圆点，在“Ajaw”字符的部分区域涂有红色颜料；另一类图案是从一个中轴伸出了四个弯曲的分支，应是表现了睡莲的形象，在中轴和四个分支的末端也涂有红色颜料。口径11.3、底径约10.2、高14.7~14.9厘米（图一六，5；图二〇）。

陶三足盘 1件（Op14/1：176）。泥质橙色陶。敞口，圆唇，斜腹，圜底，下接中空三足，足内侧各有一长方形孔。口沿外壁、器腹与三足相接处各有一周宽0.9~1厘米的红色条带，口沿内壁有一周宽1.5厘米的红色条带。内底绘有两个几乎重叠的红色圆圈，两条红色条带均宽1~1.2厘米；圆圈内以红彩绘有一只猴子，尾巴呈卷曲状，嘴微张，双臂及双腿弯屈，分别向前后伸展，触及内侧红圈。口沿内壁红色条带与内底图案



图一九 陶杯（Op14/1：174）



图二〇 陶杯（Op14/1：177）

之间还有一周宽约4厘米的纹饰带，其上下各以一周宽0.15厘米的黑色细线为边框，框内分别绘有红色和黑色图案，据保存较好的图案判断，整体应由数组相似图案交替分布组成，其中黑色图案可分大体相似的四组，均包括一个略倾斜的锯齿状图案及两侧的圆形或椭圆形图案；每组黑色图案之间均间隔分布一组红色图案，红色图案有两种，一种为两个红色半圆形套叠在一起，另一种则类似于字母“m”。口径25.8、盘深5.7、高11.5厘米（图一六，8；图二一）。

陶盘 1件（Op14/1：184）。泥质橙色陶。敞口，圆唇，斜壁，圜底。器表有黑色和红色彩绘。口沿内壁有一周宽1.5厘米的



图二一 陶三足盘 (Op14/1 : 176)

红色条带，外壁近底处有一周宽0.25~0.3厘米的黑色条带，其上为高约5.4厘米的主体纹饰，纹饰上下还各有一周宽0.7~1厘米的红色条带。主体图案为黑彩绘制的大体相似的四只猴子，嘴微张，双腿弯屈呈站立状，双臂弯屈向前，似在舞蹈，其中仅一只猴子的尾巴内卷，其余则外卷，在每只猴子之间用红彩绘有一个类似于“e”的图案。口径20.5、高5.7~6.7厘米（图一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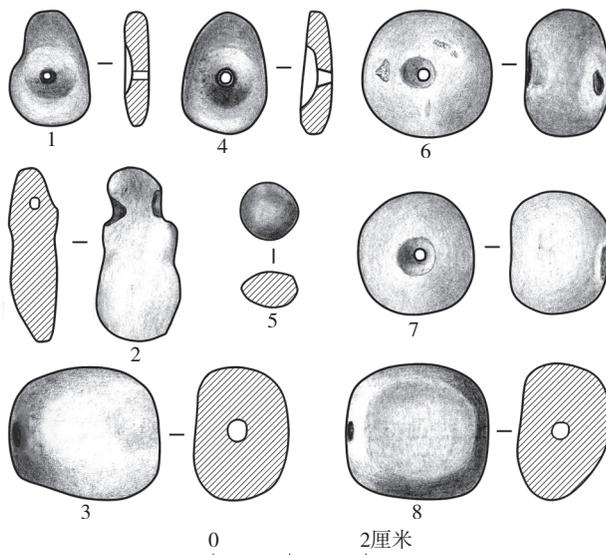
陶罐 1件 (Op14/1 : 185)。侈口，方唇，弧腹，平底。腹部有刻纹装饰，以肩部和近底部的各一周凹槽为装饰的上下边框；刻纹主要为斜向和垂直的波浪线，部分波浪形刻纹下端形成完整的圆圈，在其中一条波浪形刻纹内还刻有四个圆圈纹。口径10.7、底径4.8、高11.5厘米（图一六，7）。

陶瓶 1件 (Op14/1 : 186)。侈口，方唇，颈部有两个带穿孔的耳，腹部正背面呈扁平状，两侧为圆腹，小圈足。腹部正面刻有一人形图案，圆眼，尖鼻，耳戴耳珰，颈部饰一串珠饰，头戴一动物形饰，动物嘴中含一颗小球，头后有飘逸的丝带。从其尖鼻的特征来看，该人形图案可能代表的是查克神 (Chaac)，而其头上的

动物可能是一只鸟。如此，该图像与王宫区伊霍勒建筑 (Hijole Structure) 所出查克神头上有水鸟叼鱼的形象存在较高的相似性^[8]。口径3.2、最大腹径6.1、圈足径3.7、高6.6厘米（图一六，3）。

玉串饰 4件。Op14/1 : 182，碧绿色。不规则圆柱状，中间有一双面钻穿孔。长2、宽1.7、厚1.4、孔径0.2厘米（图二二，3）。Op14/1 : 183，碧绿色。近圆柱状，一面较平，中间有一穿孔。长1.9、宽1.8、厚1.2、孔径0.2厘米（图二二，8）。Op14/1 : 189，碧绿色。扁球形，中间有一双面钻穿孔。直径约1.7、厚1.1、孔径0.1厘米（图二二，6）。Op14/1 : 190，碧绿色。形状不规则，中间有一单面钻穿孔。长约1.5、宽1、厚0.3、孔径0.1厘米（图二二，1）。

4.墓底奠基遗迹 在清理完T2墓室内的遗物后，继续将墓底石板揭开，其中北侧第二排的两块石板原是两个凹面朝下的石磨盘，其下盖着一个奠基遗迹。该遗迹内有一个头骨，已被石板压碎，其中一个门牙上镶嵌有玉石，表明该头骨主人生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图二二 T2及墓底奠基遗迹出土玉器
 1~4、6~8.串饰 (Op14/1 : 190、272、182、240、189、239、183) 5.玉珠 (Op14/1 :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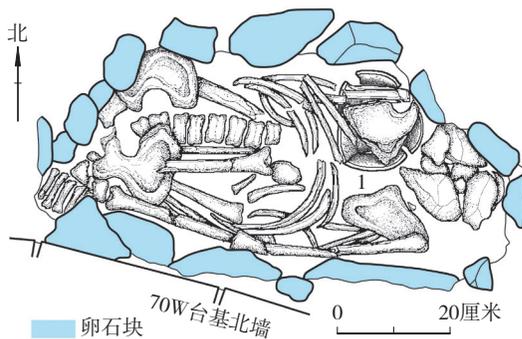
与头骨共出的有4件玉器。Op14/1:239, 玉串饰。碧绿色。球形,中间有一双面钻穿孔。直径约1.6、厚1.3、孔径0.15厘米(图二二,7)。Op14/1:240,玉串饰。碧绿色。形状不规则,体扁平。中间有一单面钻穿孔,孔一侧较小、一侧较大。长1.6、宽1.1、厚0.4、孔径0.14~0.2厘米(图二二,4)。Op14/1:241,小玉珠。翠绿色。圆球状,无穿孔。用于镶嵌牙齿。直径约0.7、厚约0.5厘米(图二二,5)。Op14/1:272,玉串饰。碧绿色。长条形,形似牙齿,较小的一端有双面钻穿孔。长2.3、宽1、厚0.6、孔径0.2厘米(图二二,2)。

(二) 石围墓

仅1座(E5)。位于70W台基北墙之下(见图四),部分墓圻的石块压在第Ⅲ层建筑台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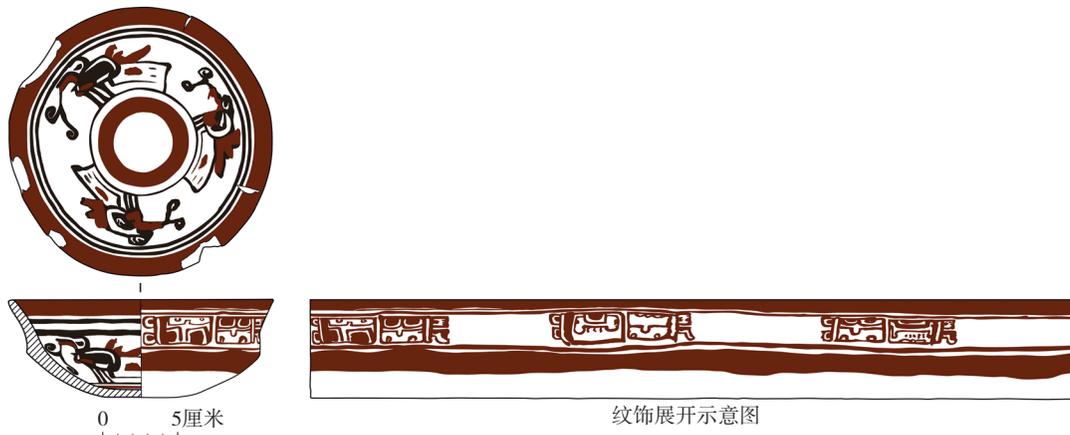
1.墓葬形制 墓葬规模较小。墓圻以凝灰岩碎石块和卵石砌筑,长0.83、宽0.52、深0.4米(图二三)。

2.人骨情况 人骨保存较好。墓主为俯身屈肢葬,头朝东,双手平放于身体两侧。据人骨判断,墓主为35~40岁的成年女性,身高约1.52米。另外,其健康状况大致良好,但生前部分牙齿已脱落,且可能存在骨质疏松、骨膜炎等疾病。锶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墓主并非科潘本地人。



图二三 E5平面图
 1.陶碗 (Op14/1:235)

3.随葬品 仅有陶碗1件(Op14/1:235)。压在墓主左肩之下。泥质橙色陶。敞口,圆唇,折腹,平底。器物内外壁均有彩绘图案。口沿内壁和内底各有一周宽约1.1厘米和1厘米的红色条带,口沿红色条带下方有两周宽约0.2厘米的黑色细线,其与底部红色条带之间以红彩和黑彩绘制三个类似于火鸡或一般鸟类的形象,嘴中还延伸出两个末端分叉且卷曲的图案,可能表示鸟的鸣叫。外壁仅有红彩装饰,在口沿处及折腹下方分别有一周宽0.45~1厘米和1~1.7厘米的红色条带,其间饰三组基本相似的图案,图案上下各有一周宽约0.2厘米的红色细线作为其边框;图案呈较规矩的长方形,类似于玛雅文字,但无法释读,属于所谓的“伪玛雅文字”^[9]。口径17.9、底径5.2、高6.6、壁厚0.6~1厘米(图二四;图二五;图二六)。



图二四 出土陶碗 (Op14/1:235)



图二五 陶碗 (Op14/1 : 235)



图二六 陶碗 (Op14/1 : 235)

(三) 土坑墓

1.E7 在清理70E-1建筑下的隧道时，发现E7（见图四）。被叠压在第Ⅲ层建筑台基之下，打破第Ⅳ层建筑期的铺垫层。

该墓无明显的墓圪，仅见一具保存较好的人骨，据人骨分布范围推测，墓坑长0.7、宽0.3米。墓主为侧身屈肢葬，头朝南，面向西，双腿交叉，双手弯屈置于胸前。据人骨判断，墓主为4岁左右的儿童，其颅骨存在直立扁平式变形的迹象。墓主健康状况良好，但发现有疏松性骨肥厚和筛状眶病变等迹象。无随葬品。

2.E8 位于70E-1建筑台基北墙之下（见图四），打破第Ⅳ层建筑期的铺垫层。

该墓无明显的墓圪，仅见一具保存较好的人骨，据人骨分布范围推测，墓坑长1、宽0.5米。墓主为侧身屈肢葬，头朝北，面向西，双腿弯屈，双臂弯屈置于胸前，双手置于嘴部附近。据人骨判断，墓主为30~40岁

的成年女性，身高约1.43米。其健康状况良好，虽曾有过骨膜炎和筛状眶病变等疾病，但均已治愈。墓主生前有3颗牙齿曾经过镶嵌，其中2颗牙齿的镶嵌物在生前即已脱落，1颗的镶嵌物为黄铁矿。无随葬品。

五、第Ⅰ层建筑时期墓葬

第Ⅰ层建筑时期，北侧建筑共有墓葬10座（见图五、图六），其中大墓1座（T3）、石围墓4座（E1、E10、E11、E13）和土坑墓5座（E3、E4、E6、E9、E12）。

（一）石围墓

1.E1 位于70E-1台阶的西部，紧邻70C第一层台基东墙（见图五）。由一圈鹅卵石和凝灰岩围成不规则的墓圪，东西长约0.9、南北宽约0.8、深0.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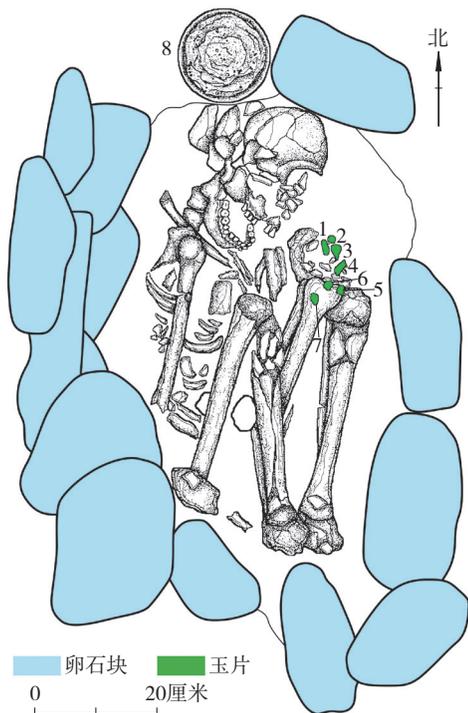
墓内人骨保存差，较为破碎。头朝西北，肢骨较散乱，为屈肢葬。据人骨判断，墓主为30~40岁的成年人，可能是男性。墓主的长骨存在骨膜炎的迹象，股骨肌肉附着标记发育良好，表明墓主生前活动量较大。无随葬品。

2.E10 位于70E-1及70E-2之间的过道下（见图六）。墓圪由卵石块垒筑而成，大体呈南北向的椭圆形，长轴1.2、短轴0.7、深0.8米（图二七）。

墓内人骨保存较好，大多保持原位，可看清骨骼的摆放位置及方向。墓主侧身屈肢，头朝北，面向东。四肢弯屈置于胸前，膝盖大致与肩部平齐，右腿压于左腿上，脚趾均已残。据头骨及股骨判断，墓主为男性；从牙齿磨损程度等来看，其年龄在34~45岁。

出土随葬品9件，包括陶杯1件、玉片7件及骨针1件。

陶杯 1件（Op14/1 : 283）。泥质橙红陶。直口稍外撇，近直壁，腹部稍内收，平底，三倒梯形足。器身涂有一层白石灰，大部分已剥落。口径17.1、底径15.7、高20.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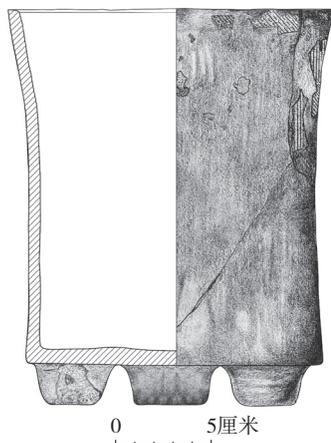


图二七 E10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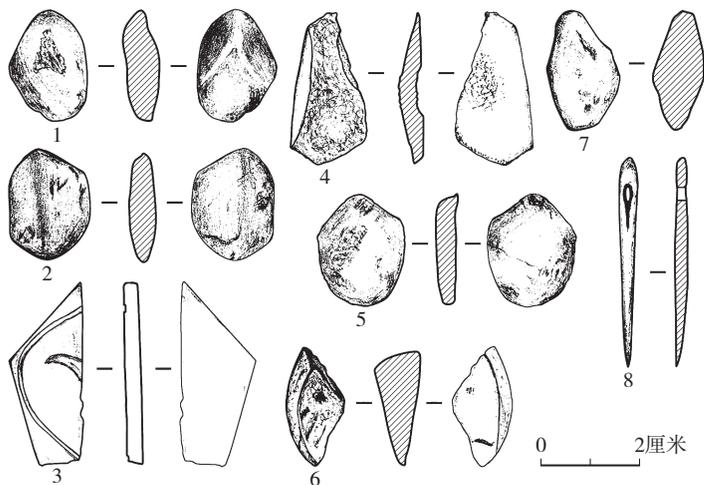
1~7.玉片 (Op14/1: 281、280、279、278、276、277、275) 8.陶杯 (Op14/1: 283) (骨针编号为 Op14/1: 282, 出土位置不详, 后期整理时发现)

米 (图二八)。

玉片 7件。浅绿色, 蛇纹石。Op14/1: 278, 形状不规则。长2.4、宽1.2、厚约0.9厘米 (图二九, 6)。Op14/1: 279, 大体呈三角形, 较长一侧为一较平整



图二八 E10出土陶杯
 (Op14/1: 283)



图二九 E10出土遗物

1~7.玉片 (Op14/1: 276、277、281、279、280、278、275) 8.骨针 (Op14/1: 282)

的台面, 另一侧为较粗糙的刃缘。长3.2、宽0.6~1.5、厚约0.35厘米 (图二九, 4)。Op14/1: 281, 整体呈较规整的梯形, 四边均较平直, 应经过切割。其中一面光滑平整, 另一面有一道“U”形凹槽及一道钩状的短凹槽。长3.6、宽1.5、厚约0.3厘米 (图二九, 3)。Op14/1: 280, 整体近扁圆形, 表面较粗糙。长2.3、宽1.7、厚约0.4厘米 (图二九, 5)。Op14/1: 276, 形状不规则, 体较扁。表面较粗糙。长2.3、宽1.6、厚约0.7厘米 (图二九, 1)。Op14/1: 277, 整体呈不规则的圆形, 体扁平。表面较粗糙。长2.4、宽1.7、厚约0.5厘米 (图二九, 2)。Op14/1: 275, 形状不规则, 表面较粗糙。长2.4、宽1.5、厚约1厘米 (图二九, 7)。

骨针 1件 (Op14/1: 282)。整体较粗。一端削成针尖, 另一端先刻出一道凹槽, 再于槽内钻孔。长4.3、最大径0.37、孔径约0.26厘米 (图二九, 8)。

3.E11 位于70W台阶前的广场上 (见图五)。由石块砌出墓圪, 大体呈东西向的椭圆形, 长轴1、短轴0.6、深0.5米。

墓内人骨保存较差, 墓主为屈肢葬, 呈蜷缩状, 双手及双脚均弯屈置于胸前及腹

部。头朝东，侧身面向北。据人骨形态及牙齿磨损程度等判断，墓主为20~25岁的成年男性，身高约1.68米。健康状况大致良好，但左胫骨有已愈合的骨膜炎迹象，影响了骨表面。牙齿存在明显的牙釉质发育不全迹象，但经过一定程度的修饰。无随葬品。

4.E13 位于70W台阶中部前的广场上（见图五）。以石块垒出墓圪，呈东西向的椭圆形，长轴1.2、短轴0.7、深0.55米。

墓内人骨保存较差，仅见几段肢骨及头骨残渣等。头骨位于墓圪东部，推断墓主头朝东，为屈肢葬。据人骨判断，墓主为20~30岁的成年男性。健康状况大致良好。左胫骨有骨膜炎的迹象，但已愈合。颅骨上有已愈合的疏松性骨肥厚及直立扁平式变形的迹象，同时牙齿还存在发育不全的迹象。

无随葬品，但在人骨上方约0.15米的填土中发现1件陶“烛台”（Op14/1：290）。夹细砂橙褐陶。侈口，束颈，颈部较长，溜肩，鼓腹，小平底。腹部饰一周戳印圆圈纹。口径2.5、底径2.1、高4.9厘米（图三〇）。

（二）土坑墓

1.E3 位于70W台基北墙以北（见图五），在第Ⅲ层建筑期的铺垫石之上。无明显的墓坑。

墓内人骨保存不佳，仅存破碎的头骨及肢骨残片，头骨与肋骨仍大体符合解剖学位置。从人骨的分布和集中程度看，该墓应为屈肢葬，头朝东。墓主为3~4岁的儿童，性别不详。

由于墓葬无明显的墓坑，在人骨周边发现有堆放在铺垫石之上的遗物，层位与E3相同，应与E3同时埋入的，可视作E3的随葬品，包括陶器底、骨锥、玉料各1件及石片堆1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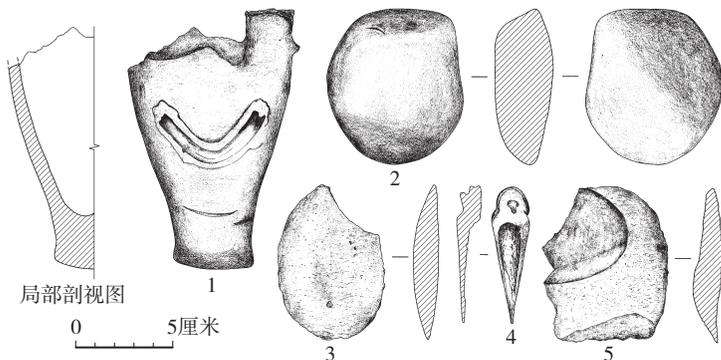
图三〇 陶“烛台”（Op14/1：290）

陶器底 1件（Op14/1：207）。夹细砂橙褐陶。斜壁，小平底。器表有一道“U”形凹槽，乃烧制前刮成，凹槽侧边可见刮出的泥条痕迹。底径4.2、残高13.2、壁厚约0.6、底厚约2.8厘米（图三一，1）。

骨锥 1件（Op14/1：208）。将动物肢骨关节部位一面的关节及骨壁削掉，并将骨髓挖掉制成。整体呈扁平的尖锥状。长7、关节部位宽2厘米（图三一，4）。

玉料 1件（Op14/1：206）。灰绿色，蛇纹石。整体近扁圆形，表面较光滑。长约8.1、宽约7.3、厚约3厘米（图三一，2）。

石片堆 1处（Op14/1：205）。共216件凝灰岩石片放在一起。大体呈圆形，摆放不规律。石片的形状多不规则，大小、形制等均不相同。部分石片表面大体光滑，可见打制后形成的明显石片疤。Op14/1：205-1，



图三一 E3出土遗物

1.陶器底（Op14/1：207） 2.玉料（Op14/1：206） 3、5.石片（Op14/1：205-1、2） 4.骨锥（Op14/1：208）

长8、宽5.5、厚1.3厘米（图三一，3）。Op14/1：205-2，长7.9、宽6.4、厚1.4厘米（图三一，5）。

2.E4 紧贴第I-A层建筑期70W台基西墙，是扩建70W台基而设的奠基性墓葬，因此被扩建的台基所覆盖（见图六）。墓圪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1.7、东西宽0.9、深0.4米。

墓内人骨保存一般，但未经扰动，大体仍保持在原位。从残存人骨可知，墓主为侧身屈肢葬，头朝北，面向西。据人骨判断，墓主应为3~4岁的儿童，性别不详。健康状况大致良好，但枕骨区域有疏松性骨肥厚的迹象，且牙齿发育不全。

出土随葬品4件，包括陶瓮、支座、圆柱及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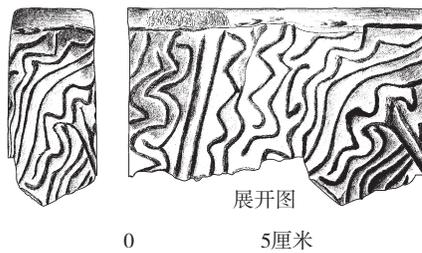
陶瓮 1件（Op14/1：380）。夹细砂灰陶。器底残片。底部饰凹弦纹十一圈，在最外圈凹弦纹之外还饰横向或纵向的凹弦纹及篦点状的戳印纹。残长约30.8、残宽约20厘米（图三二，3）。

陶支座 1件（Op14/1：381）。夹细砂橙褐陶。整体可分两部分，下部为圈足盘，上部是圈足盘口沿上的三个带孔支座，用于支撑器物。圈足盘为敞口，斜壁，底近平，圈足已残；支座仅存一个，大体呈圆柱状，中空。圈足盘口径约30、深约5.5厘米，支座高10.5厘米（图三二，1）。



图三二 E4出土遗物

1.陶支座（Op14/1：381） 2.骨器（Op14/1：228） 3.陶瓮（Op14/1：380）



图三三 E4出土陶圆柱（Op14/1：211）

陶圆柱 1件（Op14/1：211）。与滚筒印章较为相似。整体呈圆柱状，实心，一端已残。器表满布弯曲的凹槽刻纹。残长7.2、直径3.2厘米（图三三）。

骨器 1件（Op14/1：228）。疑似人股骨。未见明显的加工痕迹，仅在骨壁上有一道刻划的凹槽。长19.6、直径1.5厘米，凹槽长约7.5厘米（图三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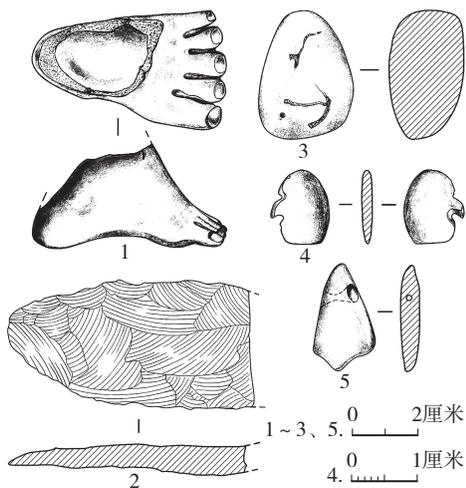
3.E6 位于70W台基北侧，墓坑紧邻台基北墙而建，西距E3约1米（见图五）。墓坑平面形状不规则，长1.25、宽0.5、深0.3米。

墓内人骨保存不佳，仅在墓坑西部见有头骨碎块及数颗牙齿，中部及东部零星发现数根肢骨。头向朝西，葬式不详。根据牙齿的萌出程度判断，墓主为18~24个月的幼儿，性别不详。

出土随葬品5件，包括陶足1件和玉器2件、玉料1件及石刀1件。

陶足 1件（Op14/1：201）。位于头骨南侧。泥质灰白陶。整体较小，形象生动。脚趾一端较宽，脚跟一端较窄，足内部中空。可能是焚香炉外壁装饰的一部分。长5.9、最宽约3.6、残高约3.2厘米（图三四，1）。

玉吊坠 1件（Op14/1：203）。位于墓坑东部近台基北墙处。碧绿色，蛇纹石。整体为扁平三角形，



图三四 E6出土遗物

1.陶足 (Op14/1 : 201) 2.石刀 (Op14/1 : 222) 3.玉料 (Op14/1 : 202) 4.玉饰 (Op14/1 : 237) 5.玉吊坠 (Op14/1 : 203)

类似经过修整后的牙齿。上窄下宽，上端有一两面钻穿孔，下端中部凸出一小尖。长3.2、最宽1.9、厚约0.6、孔径0.2~0.5厘米（图三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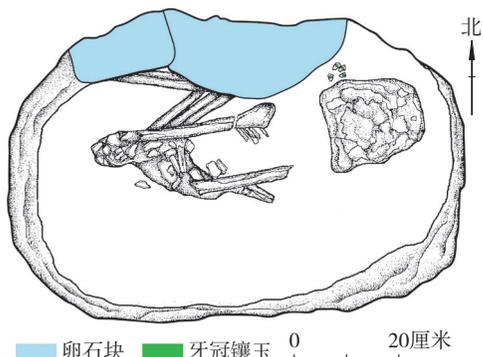
玉饰 1件 (Op14/1 : 237)。位于头骨南侧。浅绿色，蛇纹石，表面磨制光滑。大体呈椭圆形，一侧伸出一弧形小尖。长约1.1、宽约0.9、厚约0.15厘米（图三四，4）。

玉料 1件 (Op14/1 : 202)。位于墓坑中部南侧。橘红色，表面有自然裂纹。整体呈卵形。长3.9、宽2.9、厚2.3厘米（图三四，3）。

石刀 1件 (Op14/1 : 222)。位于墓坑最北侧。黄灰色，燧石。已残，体扁平。刃部经过细致的加工，打制痕迹明显。残长7.4、宽3.8、厚0.9厘米（图三四，2）。

4.E9 位于70E-1和70E-2之间的过道下，是加高70E-2的台基前埋入的奠基性墓葬（见图六）。墓坑平面形状不规则，未经特殊的修整，长约0.9、宽约0.5、深约0.65米。

墓内人骨保存不佳，在墓坑南部见有头骨残片，牙齿保存稍好，下颌骨东北有一段残长骨，可能是肱骨的一部分。股骨、胫



图三五 E12平面图

骨等紧贴在一起，位于墓坑的北部。肋骨、脊椎骨等均已不存。据此判断，墓主可能为侧身屈肢葬，头朝南，面向东。上颌右侧第一、第二门齿和上颌左右犬齿均镶嵌有玉石，右侧第一门齿镶嵌玉石已掉落；上颌左侧第一、第二门齿缺失，可能也曾镶嵌过玉石。下颌牙齿未见镶嵌玉石的痕迹。据牙齿磨损程度判断，墓主年龄在30岁左右，为女性的可能性更大。

除牙齿镶嵌的玉石外，无其他随葬品。

5.E12 位于70W前的广场上（见图五）。墓坑呈东西向的椭圆形，长轴0.85、短轴0.6、深0.75米（图三五）。

墓内人骨保存一般，但仍依稀可见。墓主头朝东，面向北，侧身屈肢。牙齿保存较好，上下颌门齿、犬齿及上颌左侧前臼齿共13颗牙齿的牙冠上均有钻孔，但仅上颌右侧第一门齿还残存镶嵌的玉石，其余均已脱落，说明墓主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据人骨形态及牙齿的磨损程度判断，墓主为30~35岁的成年女性。

除牙齿镶嵌的玉石外，该墓未见随葬品。镶嵌的玉石为碧绿色，体较薄，大体呈圆形。

六、结 语

（一）墓葬年代

尽管过去在对8N-11号贵族居址的试掘中发现了一些年代较早的遗存，但通过对东

侧建筑较完整的发掘显示, 8N-11号贵族居址内建筑的年代与康奈尔期(Coner)的时间较为一致, 在公元650~810年^[10], 大致相当于科潘第12~16王统治时期。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 科潘第12王和第13王统治期间, 是科潘王国的大发展时期, 兴建了大量的建筑和石碑。但在第13王被基里瓜(Quirigua)俘虏并砍头后, 科潘王国陷入了发展停滞期, 以至于没有发现第14王统治时期的任何建筑和石碑, 直到第15王统治时期才有所复兴^[11]。

在科潘遗址的陶器类型学框架中, T1出土的3件陶杯Op14/1: 166、171、172, 均属于苏勒洛类型(Surlo Type); T2出土的陶器中, 碗Op14/1: 173、175和杯Op14/1: 174及盘Op14/1: 184均属于瓜拉珀帕类型(Gualpopa Type), 三足盘Op14/1: 176则属于卡特皮亚尔类型(Caterpillar Type), 瓶Op14/1: 186属于苏勒洛类型。以上这些陶器类型, 虽部分出现于阿克比期(Achi)与康奈尔期的过渡阶段(公元600~650年), 但主要流行于康奈尔期。

因此, T1是整个8N-11号贵族居址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墓葬, 其年代应在科潘第12王统治期间(公元628~695年), 而这也是第IV层建筑开始兴建的年代。以T3为代表的第I层建筑期的墓葬, 年代与第I层建筑一致, 在公元750~850年之间^[12], 大致相当于科潘第15王和第16王统治时期。而以T2为代表的第III层建筑期的墓葬, 其年代介于第IV层建筑期与第II层建筑期[70C发现的一处临时结构, 类似于第12王的墓上建筑——乔勒查(Chorcha)]之间, 同时又是整个院落建筑变化最大的时期, 因此第III层建筑及墓葬的年代可能在科潘第12王统治末期或第13王统治时期(公元695~738年)。

(二) 玛雅的居址丧葬行为

在玛雅文明中, 墓葬通常埋在居址之下或其附近, 因此墓葬与建筑之间存在密切的

关系。埋葬在中级聚落或居址中的墓葬, 一般都是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 而墓葬的本质也是出于对祖先的纪念^[13]。

根据墓葬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可将玛雅墓葬分为奠基型墓葬(Transition Burial)和居住型墓葬(Occupation Burial)两大类。其中, 奠基型墓葬是指在摧毁旧建筑、重建新建筑的过程中下葬的墓葬。这既标志着旧建筑的消亡, 也意味着新建筑的重生, 强调居住空间的改变。而居住型墓葬则是指在建筑使用过程中下葬的墓葬, 强调居住空间的持续性^[14]。

在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的墓葬中, T1是年代最早的墓葬, 直接压在第IV层建筑之下; T3也是在修建70C第I层建筑前下葬的^[15]。另外, 其他小型墓葬如E4、E9、E10等, 不仅是在重建建筑前埋入, 而且很少或几乎没有随葬品。因此, 一方面, 这些墓葬都属于北侧建筑演变关键节点上的奠基型墓葬; 另一方面, T1、T3等高等级墓葬应是贵族家庭内部的重要人物, 而其他小型墓葬则可能是殉葬的人牲。这似乎表明, 奠基型墓葬存在等级差异, 而不同等级的奠基型墓葬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内涵。

T2的情况较为特殊, T2虽在营建第III层建筑之前即已建好, 但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况。因此T2可能既属于奠基型墓葬, 也属于居住型墓葬。

综上所述, 居址区墓葬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了解建筑的发展演变, 理解居址区墓葬的本质及科潘遗址的社会政治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东、西、南侧建筑的发掘中也发现不少墓葬, 因此若要全面理解8N-11号贵族居址中墓葬与建筑的发展演变关系和居址内的生活面貌, 尚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公布。

(三) 圆形墓葬T1的重要内涵及北侧建筑的性质

在深埋于王宫区文字台阶之下的莫特莫

特建筑（Motmot Structure）前的广场上，发现一座圆形墓葬（Motmot Tomb），颇具特奥蒂瓦坎风格^[16]。墓主为一年轻女性，并随葬有鹿、人头骨及其他随葬品等。其封顶石是一块圆形石碑，雕刻了科潘第1王和第2王对坐的形象，二者中间被石碑状的铭文所分开。其铭文中记录的一个“周期终结”日期（9.0.0.0.0），不仅与科潘第1王和第2王密切相关，而且也常被后世的科潘王所提起^[17]。毫无疑问，这一天是科潘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18]；同时，铭文中还记载了“火进入房子”的房屋修缮仪式^[19]。第13王和第15王所建的文字台阶金字塔，正在此墓葬之上。文字台阶记载了从科潘第1王开始的科潘王国的历史，成为科潘国王追溯祖先光荣历史、确立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场所。

T1是8N-11号贵族院落年代最早且具有特奥蒂瓦坎风格的墓葬，位于70C建筑正下方，平面近圆形，墓主为女性。考虑到北侧建筑在8N-11号院落中的“祖庙”性质^[20]，与王宫区的仪式建筑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我们认为T1可能与莫特莫特墓（Motmot Tomb）一样，也有其特殊内涵，是作为北侧建筑的最初基点而存在的；确立了8N-11号贵族居址的中心所在，对我们理解8N-11号贵族院落的地位及北侧建筑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项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015 KGYJ002）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编号2024QQJH062）的资助，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研究”的成果。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洪都拉斯考古学家豪尔赫·拉莫斯（Jorge Ramos）主持。在发掘过程中，得到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局局长弗吉里奥·佩德雷斯（Virgilio Paderes），洪都拉斯西部考古调查和研究中心罗兰多·马洛金（Rolando

Marroquin）、艾留德·古艾拉（Eliud Guerra）、诺尔曼·马丁内兹（Norman Martinez）和费尔南多·拉佩兹（Fernando Lapez）的支持。本文所用照片由奥斯卡·丹尼尔·加西亚（Oscar Daniel Garcia）和李默然拍摄，线图由胡里奥·波尔蒂略（Julio Portillo）等绘制，人骨鉴定及锶同位素分析由印第安纳大学凯瑟琳·沃尔夫（Katherine A. Miller Wolf）完成。

执笔者 龙 啸 李默然 李新伟
 豪尔赫·拉莫斯

注 释

- [1] Evelyn C. Rattray, *Informe al Instituto Hondureño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Proyecto U.N.A.M. en el Sitio CV-68, Las Sepulturas, Copan, Hondura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8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西侧北部建筑69N第I层建筑》，《考古》2023年第4期。
- [3] 在对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的发掘过程中，对清理的墓葬按以下方式进行编号：（1）以Tumba表示大墓和石室墓等规模较大的墓葬，Entierro表示石围墓和土坑墓等小型墓葬；（2）数字14为8N-11号贵族居址考古项目的发掘编号，即Operacion 14，通常缩写为Op14；（3）以数字1~5分别代表居址北侧、西侧、西南侧、东南侧和东侧建筑五个区域，即Sub-Operacion 1~5；（4）按墓葬类型顺序编号，如Tumba 14-1-3表示北侧建筑3号大墓，Entierro 14-1-5表示北侧建筑5号小型墓葬（石围墓）。因本文仅介绍北侧建筑的墓葬，并为了行文方便，文中墓葬编号以简写“T+墓号”或“E+墓号”来表示。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3号大墓》，《考古》2020年第8期。
- [5] W. B. M. Welsh, *An Analysis of Classic Lowland Maya Burial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409, 1988.

- [6] 8N-11号贵族居址的第V层建筑为土木结构,自第IV层建筑开始是石砌建筑,并且该居址最早的墓葬出现在第IV层建筑期,因此本文从第IV层建筑开始介绍。
- [7] 根据科潘遗址的发掘规范,所有出土小件按其在发掘区统一编号。因此,文中墓葬所出随葬品皆按北侧建筑发掘区统一进行编号。
- [8] William L. Fash, *Scribes, Warriors and Kings: The City of Copán and the Ancient Maya*, p.121, Thames & Hudson, 2001.
- [9] Inga E. Calvin, *Between Text and Image: An Analysis of Pseudo-Glyphs on Late Classic Maya Pottery from Guatemal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6.
- [10] David Webster, *The Skyband Group, Copán Honduras: Penn State Excavations 1990, 1997*, pp.243-248, Archaopress, 2023.
- [11] Simon Martin and Nikolai Grube, *Chronicle of the Maya Kings and Queens*, pp.201-212, Thames & Hudson, 2008.
- [12] 同[4]。
- [13] Hemmanuthé Goudiaby and Philippe Nondédéo, The Funerary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An Ancient Maya Residential Group 5N6, Naachtun, Guatemal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106-1, pp.19-64, 2020.
- [14] Grégory Pereira, Ash, Dirt, and Rock: Burial Practices at Río Bec, *Ancient Mesoamerica*, 24, pp.449-468, 2013.
- [15] 同[4]。
- [16] Simon Martin and Nikolai Grube, *Chronicle of the Maya Kings and Queens*, pp.194, Thames & Hudson, 2008.
- [17] William L. Fash, et al., Setting the Satge: Origins of the Hieroglyphic Stairway Plaza on the Great Period Ending, *Understanding Early Classic Copan*, pp.67-7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04.
- [18] David Stuart,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pan Dynasty: A Review of the Hieroglyphic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Understanding Early Classic Copan*, p.24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04.
- [19] David Stuart, The Fire Enters His House: Architecture and Ritual in Classic Maya Texts, *Function and Meaning in Classic Maya Architecture*, pp.373-425,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1998.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

附表 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建筑墓葬统计表

墓号	类型	个体数	性别	年龄	葬式	头向	头骨变形	牙齿镶嵌	随葬品	时期
T1	石室墓	1	女	<35岁	坐姿	面朝西南	斜向扁平式		陶杯3, 玉耳珰2、串饰4	第IV层建筑期
T2	大墓	1	男	50~60岁	侧身屈肢	头朝北, 面向西		是	墓室内遗物有陶碗2、杯2、三足盘1、盘1、罐1、瓶1, 玉串饰3; 墓底奠基遗物有玉珠1、串饰3	第III层建筑期
		2	男	30多岁	侧身屈肢	头朝北, 面向东				
		3	女	50~60岁	不详	不详				
		4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E5	石围墓	1	女	35~40岁	俯身屈肢	头朝东		陶碗1	第III层建筑期	
E7	土坑墓	1	不详	约4岁	侧身屈肢	头朝南, 面向西	直立扁平式	无	第III层建筑期	
E8	土坑墓	1	女	30~40岁	侧身屈肢	头朝北, 面向西		是	无	第III层建筑期
T00	大墓	1	男	24~30岁	侧身屈肢	头朝北, 面向东北			陶器2, 玉饰2、牌饰1, 燧石矛1	第I-A层建筑期

续附表

墓号	类型	个体数	性别	年龄	葬式	头向	头骨变形	牙齿镶嵌	随葬品	时期
T3	大墓	1	男	50~60岁	俯身葬	头朝北	直立扁平式		陶杯3、盆2、器盖1, 玉坠饰1、片饰3、管1、动物造型串饰2、串珠10, 海贝1	第I-A层 建筑期
E00	石围墓	1	女	>30岁	侧身直肢	头朝北, 面向西			残陶罐1, 河卵石1	第I-A层 建筑期
E1	石围墓	1	男?	30~40岁	屈肢葬	头朝西北			无	第I-A层 建筑期
E3	土坑墓	1	不详	3~4岁	屈肢葬	头朝东			陶器底1, 骨锥1, 玉料1, 石片堆1 (216片)	第I-A层 建筑期
E6	土坑墓	1	不详	1.5~2岁	不详	头朝西			陶足1, 玉吊坠1、玉饰1、玉料1, 石刀1	第I-A层 建筑期
E11	石围墓	1	男	20~25岁	侧身屈肢	头朝东, 面向北			无	第I-A层 建筑期
E12	土坑墓	1	女	30~35岁	侧身屈肢	头朝东, 面向北		是	无	第I-A层 建筑期
E13	石围墓	1	男	20~30岁	屈肢葬	头朝东	直立扁平式		陶“烛台”1 (出自人骨上方填土中)	第I-A层 建筑期
E4	土坑墓	1	不详	3~4岁	侧身屈肢	头朝北, 面向西			陶瓮1、支座1、圆柱1, 骨器1	第I-B层 建筑期
E9	土坑墓	1	女?	30岁	侧身屈肢?	头朝南, 面向东		是	无	第I-B层 建筑期
E10	石围墓	1	男	34~45岁	侧身屈肢	头朝北, 面向西			陶杯1, 骨针1, 玉片7	第I-B层 建筑期

说明：T3的资料参见注释[4]，附表中该墓墓主的性别、年龄等信息据凯瑟琳·沃尔夫的鉴定结果。T00及E00的相关资料参见David Webster, *The Skyband Group, Copán Honduras: Penn State Excavations 1990, 1997*, ArchoPress, 2023.

(责任编辑 李学来)

○信息与交流

《巫山琵琶洲遗址与山包墓地》简介

《巫山琵琶洲遗址与山包墓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发行。该书为大16开精装本，正文286页，字数约94.8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134页，定价358元。

该书是重庆市巫山县琵琶洲遗址和山包墓地1997~2006年的考古发掘报告。遗址和墓地自1997年以来共清理了墓葬、灰坑、沟、排水管道和水池等137处。其中琵琶洲遗址是一处以汉代遗存为主的遗址。由于遗

址位置为历代理想的生活之所，汉代以后遗存被破坏严重。距遗址约400米的山包墓地发掘了战国至汉代墓葬81座、宋代墓葬2座及年代不明墓葬17座。本书重点对山包墓地战国晚期至汉代墓葬与琵琶洲遗址的关系、墓地布局、墓地形成过程、墓葬方向以及文化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上述发现为研究三峡地区汉代聚落布局、丧葬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雨 珩)